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尼尔森惊险小说系列

恐怖升级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美] 尼尔森·德米勒 著
齐 军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升级 / (美) 尼尔森·德米勒著; 齐军译.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 - 7 - 5396 - 3299 - 5

I. 恐… II. ①尼…②齐…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677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9725

Copyright © 1978 by Nelson DeMille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恐怖升级

(美) 尼尔森·德米勒著 齐 军 译

责任编辑: 汪爱武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70,000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6 - 3299 - 5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致 谢

我要感谢托马斯·布劳克机长为我提供了重要的专业技术上的支持，感谢伯纳德·盖斯及其出版公司的员工，尤其是朱迪思·沙夫兰和杰西·克劳福德，他们提供了非常棒的编辑指导。

他从黑暗狭窄的楼梯间里取出自行车，推到小巷子里，接着骑到大街上。他朝着卢瓦拉河与比斯开湾交汇的码头骑去。他一边气喘吁吁地蹬车，一边嘴里吐着丝丝凉气。轮胎的气不足，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上蹦跳时他咒骂着。

黑糊糊的街道上汽车和行人都很少。萨拉玛骑车经过忙碌的码头区来到一片废弃的区域。这里保留着“二战”期间德国人修建的巨大的U形潜艇的船坞。防轰炸的船坞立在黑色的河水上，灰暗丑陋，弹痕累累；高高的装卸吊杆耸立在水边的码头上；河湾残留着最后一抹余晖。

萨拉玛骑到向下通往船坞的锈迹斑斑的阶梯旁，把车推进河湾野生的一丛月桂树里。他小心翼翼地沿着吱呀作响的阶梯向下走去。

快到达河面时，他翻过布满苔藓和藤条的残墙，朝着其中一个隐蔽的船坞走去。他停下来，看着布满苔藓的水泥墙上已经褪色剥落的标志，他的鼻子里充斥的都是柴油和海水的的气味。标志上是常见的德语“当心”和其他一些德语单词，以及数字“8”。萨拉玛慢慢走过去，穿过一扇生锈的铁门，进到潜艇船坞里。

在船坞里面，他能听到海水轻轻拍打墙体的声音。河面上的灯光穿过敞开着的人口透进来，成为这里唯一的光亮。萨拉玛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摸索着向这个隧道一样的船坞的尽头走去。他的身体在这个潮湿污浊的空气中颤抖着，他好几次都压制住咳嗽的想法。

突然，一束手电筒的光照在他的眼睛上，他用手捂住脸。

“里什？”他低声问道，“是里什吗？”

艾哈迈德·里什关掉手电筒，用阿拉伯语轻轻问道：“完成了吧？萨拉玛。”他的语气里更多的是想确认而不是询问。

努瑞·萨拉玛能感觉到狭窄的通道里还有其他人。

“是的，”艾哈迈德·里什回应着，“是的。”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恶毒的满意。

萨拉玛回想起那些盯着他一天的阿尔及利亚人的黑色的眼睛。阿尔及利亚的铆钉工和那个法国人——还有其他人——都在看着他，很明显他们是商量好的。

“检查都完成啦？机尾今晚要密封起来吧？”里什的声音表明他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是的。”

“你把无线电装置放在机尾最高点，接近外表的铝皮？”

“就贴在外表的铝皮上。”

“好。天线呢？”

“已经抽出来了。”

“连接在哪儿？无线电装置能从飞机的电池获得连续充电吧？”

这些问题在萨拉玛的脑子里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从机尾航行灯接过来的。即使是仔细检查，很难发现连接线。我甚至把线的颜色都搭配好了，绿色，没人会看见无线电装置。为了以防万一，我在上面粘了一个带有宇航公司零件编号的金属片。只有电气工程师才能发现异样，其他任何维修人员不会看见，即使发现了，他们也会认为它只是一个附属零件。”

里什似乎在黑暗中点点头，“太好了，太好了。”他沉默了一会。但是萨拉玛能听到里什潮湿的呼吸。里什又开口问道：“电雷管装在另一端没错吧？”

“那当然。”

“塑料炸药呢？”他用一个常用的法语词来指炸药。

萨拉玛把自己所做过的事又向里什复述了一遍：“我把它粘在油箱的顶部。油箱在那个地方有一点弧度。从油箱顶部到雷管之间的塑料炸药大约有十厘米厚。雷管就安放在炸药后部的正中位置。结果就是炸药将向里爆炸，穿透油箱。”萨拉玛对这些人或他们的事业并不同情，他也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大罪。一开始他并不想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但是里什说每个阿拉伯人都是游击队员。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穿过五千平方公里炽热的沙漠到巴格达，他们都是游击队员，都是兄弟，超过一亿人。他说的话萨拉玛一个字都不信，但是他在阿尔及尔的父母和姐妹都劝他去做这件事。为了打破沉默，他说道：“我很自豪自己能尽一份力。”但他知道这毫无益处。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命运在这些人来找他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里什好像没听见他说的话，他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塑料炸药。你是说它正好按照油箱的形状粘在上面？或许我们应该告诉你得在它上面喷点铝漆。”里什心不在焉地说着。

萨拉玛急于传递好消息，并尽力消除对方的任何疑虑，“没人会回到那里。有一道压力舱壁把它封起来，并与增压舱隔开。所有的液压和电气的保养都是通过外面的小型面板来进行的。只有当某个零件坏了，才有可能去掉铆好的铝板。不会有人看到油箱的那一边。”他清楚地听到在里什背后的阴影里至少有三个不耐烦的呼吸声。隧道的尽头已经变得全黑；河上或港湾里的轮船偶尔拉响汽笛，刺耳的声音从水面上掠过，逐渐减弱地传进冰冷的潜艇船坞里。

里什嘴里嘟哝着什么。

萨拉玛等待着最糟的结果。为什么在这么个黑暗的地方见面？一个舒服的酒馆或公寓不好吗？他心里知道答案，但还是极力想扭转自己已注定的命运。“正如你所希望的，我已经申请调到图卢兹去，很快就会得到批准。在那

儿,我可以荣幸地在另一架飞机上做同样的事情。”他充满希望地说道。

里什好像笑了一声,萨拉玛感到脊背冰凉。现在,哑谜不会再持续多久了。“不,我的朋友。”黑暗中的声音说道,“那里已经有人在操心了。你这张牌已经完成任务了,另一张牌很快也会准备好的。”

萨拉玛喉咙干咽了一下:“但是可以肯定……”他听到一个声音,是里什拍了拍手。

许多只手迅速而娴熟地把萨拉玛绑起来,并将他推到黏糊糊的墙上。他感到冰凉的刀片穿过他的喉咙,他没法叫喊,因为有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萨拉玛感到第二把、第三把刀想刺进他的心脏,但因为紧张,它们只戳进了他的肺里。他感到热血流过他湿冷的皮肤,他听到自己的肺和喉咙发出汩汩的声音。他感到另一把刀沿着他的脖子后面往下在寻找他的椎骨,但还是从骨头上滑掉了。萨拉玛机械地挣扎着,并不坚决。从他的痛苦中他知道这些杀手想尽快完事,但因为焦虑不安,他们的表现很糟糕。他想起妻子和孩子们正在等着他吃晚饭。随后一把刀刺中了他的心脏,临死前的剧痛让他痉挛了一下,终于让这帮杀手完事了。

这些人影压在萨拉玛身上时,里什轻轻说了句什么。他们拿走了他的钱包和手表,把他的口袋也翻个底朝天,并脱走了他那双不错的工作靴。他们把他拖到通道的边上,抓起脚踝,把他倒吊在污浊发黑的水面上。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船坞的边缘。在刚才短暂的打斗中一直吱吱乱叫的一群河鼠,现在也静下来等待着。随着杀手们一松手,萨拉玛满是血污的脸碰到冰冷发黑的河水。随着溅起来的勉强能看见的水花,萨拉玛消失了。

戴面罩的工人们正在用高压喷枪做最后一次喷涂。随着一阵嘘声,喷枪都停止了工作。“协和号”在洞穴般的油漆室里闪耀着亮白的光芒。刚才还嘈杂忙乱的屋子现在安静下来。红外线加热灯开始怪异地闪烁着。飞机周围漂浮着一层显得神秘的油漆气雾,随着反射出的灯光使得飞机也发出红光。空气净化器正在把油漆气雾从屋子里抽走。

净化器关掉之后,红外灯也渐渐变暗,然后熄灭了。突然,黑暗的屋子弥漫着几百盏荧光灯发出的蓝白灯光。

随后,穿着白色工装裤的工人们安静地鱼贯而入,仿佛进入一个圣地。他们站在那儿,仰头盯着这只长长的、优雅的大鸟看了好几秒钟。飞机仿佛正长身而立,得意扬扬地看着它下面的人们,带着典型的鸟一样的傲慢和对尼罗河灵鸟的漠视。

一群人拿着模板和喷枪。他们升起装着两百升浅蓝色油漆的圆桶。脚手架被升起来,长长的用来制模的模板也被铺开了。

他们工作时几乎不讲话。一个技工将他的模板覆盖在机尾部分,在新喷的油漆下面,原来的生产编号仍隐约可见。生产编号将成为永久的国际注册编号。这名技工用模板喷出4X——这是拥有并使用这架飞机的国家的国际代号。接着他喷出LPN——这架飞机本身的注册编号。在他上面,一个更高的脚手架上,另两名技工去掉了机尾贴着的黑色乙烯树脂的模板。在白色底板上是一个浅蓝色的六角大卫星,下面是四个字母ELAL(以色列航空公司)。



他们治愈了我的人民的伤痛，
说和平，和平；
而和平并不存在。

《耶利米书》第 6 章：10

他们诱骗我的人民说和平；
而和平并未存在过。

《以西结书》第 13 章：14

从撒玛利亚山上可以俯瞰沙伦平原，四名男子静静地站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他们脚下伸展的大平原上，他们能够看见约九公里之外的洛德^①国际机场一排排的灯光。从洛德机场再往远处是特拉维夫和赫兹利亚朦胧的灯光。再往远处，则是倒映着月光的地中海。

他们站的地方在“六日战争”之前一直是约旦的领土。1967年，这里是个战略要地。它比沙伦平原高出半公里左右；在1948年的停火线上它是伸入以色列境内的一个突出点。1967年，这里是约旦境内最靠近洛德机场的位置。从这里，约旦的大炮和迫击炮能够在以色列战机出动反击之前对机场进行几轮轰炸。阿拉伯联军放弃了这个地方，如同他们放弃了约旦河西岸的一切。现在这个突出的地点已经没有明显的军事意义了。这里成了以色列领土的腹地。无人地带互相对峙的地堡不见了，将双方隔开的数英里长的铁丝网不见了，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的边境巡逻队也不见了。

但是在1967年，阿拉伯联军留下了三门12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和炮弹以及四名巴勒斯坦人，他们都曾是阿拉伯联军下属的巴勒斯坦后备团的成员。那时他们都还年轻，受命潜伏下来等待命令。在敌后留下一些人员和装备是一种古老的军事策略。现代的军队撤退时也会这么做，目的是希望有朝一日反攻时这些潜伏人员能发挥作用。

这四名巴勒斯坦人都是附近被以色列占领的布德里斯村的村民，他们已经过了十几年普通、平静的日子。事实上，他们已经忘了迫击炮和炮弹的事了。不久前收到的一条指令才让他们想起很久以前发过的誓言。在“和平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收到这条指令，他们假装很吃惊，但他们知道这条指令就是为此而来的。在遥远的地方控制他们命运的那帮人不想看见这个和

^① 洛德是以色列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混居的城市，位于特拉维夫市东南15公里。洛德机场，即今天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位于洛德市。

消失。他确信约瑟夫已经死了。当了这么多年的战斗机飞行员,莱斯考夫对这种事情有一种直觉。他决定和她说清楚,在她去纽约之前他想知道他俩处到哪一步。下次再见她可能是几个月之后了。

“米丽亚姆……”

大门外传来很响的敲门声。莱斯考夫双脚转到床边站了起来。他的身体结实得像头熊,脸庞更像是斯拉夫人而不是以色列人。两道浓眉交会在鼻梁处。

“泰迪,拿着你的枪。”

莱斯考夫笑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从来不敲门。”

“嗯,至少把你的裤子穿上。也许是来找我的,你知道。也许是某个官员。”

莱斯考夫穿上一条棉卡其布裤子。他朝门口迈了一步,然后觉得故作勇敢是很愚蠢的。他从床头柜里拿出美军用的柯尔特点45自动手枪,把它别在腰带里。“我希望你没有告诉你的下属你在哪儿过夜。”

又传来敲门声,这次更响了。莱斯考夫光着脚走过起居室铺着的东方地毯,来到了门边。“谁?”他回头看着起居室时发现他没有关卧室的门。米丽亚姆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正对着大门。

阿布代尔·马基德·贾巴里站在洛德迈克尔咖啡馆的黑暗的凉亭下。这家咖啡馆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开的,坐落在圣乔治教堂附近的街角。贾巴里看了看手表,咖啡馆应该已经开门了,但里面却没什么动静。他把身子蜷缩在黑暗里。

贾巴里肤色黝黑,鹰钩鼻子,是典型、地道的沙特半岛的男人。他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戴着传统的黑白相间的阿拉伯头巾,用一圈黑色带子压着。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贾巴里天黑以后很少单独出门。自从他个人决定与新建立的以色列国的犹太人私下媾和以后,他的名字就被列入了每一份巴勒斯坦人的暗杀名单。两年前他当选为以色列议员,这更使他成为这些暗杀名单的头号目标。有一次他们差点得手,一个邮件炸弹炸掉了他左手的一部分。

一个以色列摩托化安全巡逻队从他身边经过,队员们怀疑地看着他,并没有停下来。他又看了看表。他比和米丽亚姆·伯恩斯坦约好见面的时间提前到了。他想象不出还有其他哪个男人或女人会带他来这么个偏僻的见面地点。他爱她,但他认为这种爱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西方观念,但是他觉得这样很好。她填补了他自1948年他的妻子、孩子和所

声音。

理查德森看了看关着的卧室门，“我是不是打扰了你的好事？你正在和本地某个阿拉伯男孩的姐姐单独缔造和平吧？”他笑了，然后认真地说，“我们说话能随便些吗？”

莱斯考夫从厨房走出来，“好的。让我们把这件事处理完。我今天事情很多。”

“我也是。”理查德森点燃了一支香烟，“我们必须知道你打算怎样为两架协和飞机护航。”

莱斯考夫走到窗前，打开百叶窗。他的公寓下面是海法通往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地中海边的私人别墅透着灯光。赫兹利亚市是著名的空军武官居住区，也是以色列的好莱坞和以色列的度假胜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员工和空军的人员，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都住在赫兹利亚市。

西边海风的气息经常吹进公寓里，现在被干燥的东风夹带着撒玛利亚山上杏树花和橘子的香味所替代。高速公路的对面，两个站在商店门檐下的男子暴露在第一束阳光下。他们迅速躲进阴影里。莱斯考夫从窗子边转过来，走到一把高背转椅旁坐下来。“我想有人正在盯着这所公寓，除非你是带着司机和仆人来的。”

理查德森耸了耸肩膀，“那是他们的工作，不管他们是谁。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他向前靠了靠，“我需要一份关于今天行动的详细报告。”

莱斯考夫靠在他的椅子上，这是他玩空中格斗时用的椅子。聚会时他的朋友们玩这种老土的游戏时都很开心，喷火式战斗机、海盗式战斗机、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莱斯考夫看着天花板，他又回想起自己在华沙上空执行任务时的情景。红军空军泰迪·莱斯考夫机长。那时事情要简单得多，至少看上去是的。

在战争最后的几天里，莱斯考夫第三次被击落。在疗养假期里，他回到明斯克附近的家乡泽斯拉沃尔村。他发现自己幸存的家人——他们中只有一半躲过了纳粹的魔爪——在人民委员们所说的民众骚乱中被杀害，莱斯考夫称之为对犹太人的屠杀。他认定俄国是不会改变的。不论是在不信神的俄罗斯还是神圣的俄罗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

莱斯考夫机长，红军空军的功勋军官，回到了他驻扎在德国的空军中队。归队十分钟后，他便爬上一架战斗机，对柏林外围自己军队的一处营地进行轰炸，然后飞到了易北河西岸美军第二装甲师占领的一个机场。

他想方设法从美军的收容所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加入了地下的哈格纳空军，那时他们只有藏在棕榈树林里的几架废弃的英国战机和几架美国民用轻型飞机，和红军空军相差太远。但是当莱斯考夫看见自己第

理查德森吹着杯口冒着的热气。“你用你们的F-14来护航？”

“那当然。”格鲁门公司生产的F-14雄猫式战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机。但米格-25狐蝠式战机也是如此。要看谁驾驶这些飞机，就是这点区别。莱斯考夫有一个由十二架雄猫式战机组成的空军中队，每架战机花了以色列一千八百万美元。现在，它们正停在洛德机场的军用区内。

“你也参加这次行动？”

“当然。”

“为什么不交给年轻人？”

“你为什么不赶快滚蛋？”

理查德森笑了，“美国俚语你掌握得不错啊。”

“谢谢。”

“你准备护送他们多远？”

“送到我们的最大航程。”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黎明，“不带炸弹也不带空对地导弹，像今天的天气，我们应该能够飞行一千公里，然后再返回。这样能把他们送出伊斯兰国家的边界，以防今天有人有什么疯狂的想法。”

“那还没有飞出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听着，如果你想护送他们远一些，你可以降落在我们位于西西里岛的基地。或者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让几架空中加油机来给你加油。”

莱斯考夫的目光从理查德森身上移开，笑了。美国人什么都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时会感到恐慌。“他们不会一直在地中海上空飞行。协和号将会申请在最后一刻改变飞行计划，飞往北部的意大利岛。我们将为他们清空飞行区域，使他们在意大利和法国上空能以超音速飞行。我们将在西西里岛东部和他们分开，我会把坐标给你。如果愿意，你们航母上的F-14战机可以接他们。不过，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别忘了，他们能在19 000米高空达到2.2马赫的速度。只有狐蝠战机能与之媲美。不过当我们离开时，已经超出了狐蝠战机与其任何基地间的航程范围，不管是阿拉伯的基地还是俄国的基地。”

理查德森舒展了一下身体，“你觉得会有麻烦？我们的情报说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我们总是在防备着麻烦。不过事实上没什么。我们只是要小心谨慎。这两架协和战机上有很多重要人物。一切都是在冒险。一切。只要有一个疯子就会把事情搞砸。”

理查德森点点头，“地面安全怎么样？”

“那是安全部门头头的事情。我只是个飞行员，不是反恐队员。如果那两只样子笨笨的大鸟升空，我会护送它们安全回来，身上一个划痕都不会有。

地面的情况我不清楚。”

理查德森笑了，“是的。我也不清楚。再问一句，除了你的点45手枪，你还打算带什么？”

“还是那些打打杀杀的铁家伙。两枚响尾蛇导弹、两枚麻雀导弹，再加上六枚不死鸟导弹。”

理查德森仔细考虑着。响尾蛇导弹擅长5~8公里，麻雀导弹是16~56公里，不死鸟导弹是56~160公里。狐蝠战机的机动性高出一筹，但休斯公司生产的不死鸟导弹可以在狐蝠战机进入缠斗范围之前击中它。

“我有个建议，莱斯考夫。只有狐蝠才能达到19 000米的高度和2.2马赫的速度。把你的20毫米口径机关炮的炮弹留在地面，它们有950发，太重了。响尾蛇导弹会把任何接近的东西干掉。我们在电脑上这样做过一次。没问题。”

莱斯考夫用手梳着头发，“或许吧。或许我会带着它们，以防我想击中一个曼德拉侦察机。”

理查德森笑了，“你会在国际飞行区域击中一架没有武装的侦察机？”他说话很轻，好像旁边有人不该听到这些话，“你今天的战术频率和呼号是什么？”

“我们在甚高频31频道，也就是134.725兆赫。我的备用频率出于安全考虑要到最后一刻才能定。早些时候会告诉你。今天我的代号是加百利天使加上我的机尾号码32。其他十一个弟兄的代号也是加百利加上各自的机尾号码。具体情况我回头告诉你。”

“协和飞机呢？”

“编号4X-LPN的飞机的公司呼号是以航1号，编号4X-LPO的是以航2号。在空中交管中心和以航的频率上我们就这样叫它们。当然，在我的战术频率上，它们有自己的代号。”

“是什么？”

莱斯考夫笑了，“总部的某个笨蛋员工可能会把整天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好吧，1号的飞行员是一名虔诚信教的小伙子，所以1号叫做干净的修剪工。2号的飞行员以前是个美国人，为了纪念美国航空公司那句了不起的口号，2号就叫做以艾曼纽之翼。”

“这太可怕了。”米丽亚姆·伯恩斯坦走进起居室，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柠檬黄的连衣裙，拿着一只过夜用的包。

理查德森站起来，他认出这是交通部副部长。但作为老于世故的外交官，他没有说什么。

米丽亚姆看着理查德森，“没什么，上校。我不是来这工作的姑娘，我很

清白。将军可不是轻率的人。”她的英语说得缓慢而准确，是在教室中学到的而平常不常用到的正式英语的效果。

理查德森点点头。

莱斯考夫在想他是否该介绍一下，但米丽亚姆已经到门口了。她转过身，对莱斯考夫说道：“我看见大街上有几个人。我叫了出租车，贾巴里在等我，我要赶快去。简报会上见。”她目光掠过莱斯考夫，“再见，上校。”

理查德森觉得不能让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不存在的，“舍拉姆^①！祝你在纽约好运。”

米丽亚姆·伯恩斯坦笑着离开了。

理查德森看着自己的咖啡杯，“我不能再喝这种泔水了。我带你去吃早餐，然后我去大使馆，顺路把你送到总部。”

莱斯考夫点点头。他走进卧室，套上一件卡其棉衬衫，上面除了两个小橄榄枝显示出他的军衔外，这件衬衫和平常的衬衫没有什么两样。他从腰带里拿出自动手枪。一只手扣衬衫的扣子，另一只手拿着点45走到窗前。下面的两个人，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看见莱斯考夫立刻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子。米丽亚姆钻进一辆等在那儿的出租车，快速离去。莱斯考夫把点45扔在床上。

莱斯考夫感到不自在，这是风的原因。他们说是因为空气中的负离子不平衡。这讨厌的风吹过时有很多名字。在中欧叫焚风，法国南部叫密史脱拉风，加利福尼亚叫圣安娜风。在这里叫哈姆辛或者沙拉夫。很多人像他这样对天气很敏感，对这种反应身心都感到难受。这在19 000米高空没什么，但在这里就有影响。春天的第一股热风各种预兆都有。他仰望天空，至少对于飞行而言这是个非常好的天气。

① 舍拉姆：犹太人传统的招呼、道别语，意为“平安”。

上,机场的航站楼有点儿超出迫击炮的最大有效射程。但是假如能够借助哈姆辛的风势,他还是能击中目标。万一炮弹飞不到那么远,打不到航站楼,也会落在协和飞机的停机坪上。没关系,事情的关键在于要引起混乱,让他们取消航班。

一个手下压低嗓音叫他。卡巴尼朝他所指的方向望去。两架协和飞机从北面飞向洛德机场。卡巴尼透过望远镜仔细打量这两架飞机。多么漂亮的飞机啊!他从资料中得知,每架协和飞机携带113 000公斤的燃料,两架差不多是25万公斤。飞机如果真的爆炸了,在耶路撒冷也能感觉得到。

评最严厉的人之一——说道：“知道为什么以航赚不到钱吗？因为我要求人力能够达到的最严密的安全保障措施，这可是要花大价钱的。”豪斯纳沿着明亮的窗户边踱步，身后的目光随着他的移动，“你们中有些人，”他慢慢开口，“几个月以前还在担心我们的利润，打算减少安全方面的支出。现在，还是这些人，”他看了看米丽亚姆·伯恩斯坦，“又开始担心我做的还不够严密谨慎。”豪斯纳走到一张空椅子旁，坐了下来，“算了，不说这些了。”他扫视一圈在座的各位。他的话断断续续，但语速很快，“飞机在这条航线上已经飞行了十三个月。自从我们接手以来，它们从未离开过我们警卫人员的视线。当飞机在圣纳泽尔和图卢兹的工厂里建造时，我们就要求在舱壁和行李舱装上装甲板。所有维修养护工作都由我们自己的机械师在洛德完成。我今天亲自监督给飞机加油。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绝对是优质飞机燃料。刚拿到飞机，我就要求在前起落架舱里装上辅助动力装置。世界上其他的协和飞机不得不依赖外挂的地面动力装置来启动。而我们的飞机因为有了这个装置，在外国的机场时就不再需要预处理空气车和地面动力装置车来靠近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动飞机引擎，起飞之后的一切都可以自给。辅助动力装置给我们增加了900公斤的额外重量，但我们为了安全一直都是负重飞行。这样的话，当然无利可图。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你们也没有。”

他四处看了看，等着有人说点儿什么，可是没人吭声。于是他继续说道：“此外，我们还不怕麻烦，自己花钱在洛德完成大部分的服务准备工作。比如说，除了洛德，其他地方的水泵车根本别想靠近飞机。假如你乘坐以航的飞机，你会把约旦河的水尿在东京。同样洗手间各项服务工作也只在这里进行。还有，每次飞行结束，我的人会监督每一架飞机上的清洁卫生工作，保证工作完成得非常彻底，以防有人给我们留下个包裹。我们会检测座位、卫生间，甚至打开装着呕吐物的袋子。另外一点，各种食品也是在洛德准备好的。我亲自监督协和号上所有食物的烹饪。我向各位保证，每一样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事实上，我们公司的拉比^①吃了以后得了消化不良。”豪斯纳靠在椅背上，点上一支烟，语速更慢了，“实际上还有一个方面不容忽视，此次航班比其他航班更安全，因为我们无须担心乘客会有任何问题。”

豪斯纳对着马蒂·雅登点了点头，“我的助理主动请缨，要求带队协和1号上的007小组，我自己愿意带队协和2号。只是总理还没有通知我是否参与这次任务。”他慢慢地环顾四周，“关于以航的安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很好。”

^① 拉比：犹太的法学博士，在犹太法律、仪式及传统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并被任命主持犹太教集会，尤指在犹太教堂中作为主要神职的人员。